

招牌、女人、招牌和男人。

水平面和垂直面一眼望去全是這些嘻笑著的障礙物。

遍尋不著那抹令人討厭的笑容，余樂想起對方那災難級的吃相，視線所及處卻全然看不見雖嶄新卻在今天沾上了醬油和美乃滋的寶藍色領口。

衣袖弄髒了，手機也因為臨時出門而沒有帶在身上。

房間的鑰匙更握在對方手中，大概正躺在那件連帽外套的口袋中吧。

是最糟糕透頂的狀況。

譬如在遊樂園時，沙灘上。及今天、昨天、今天和昨天的夜晚。

他想為想像中對方一口又一口狼吞虎嚥那滑稽的模樣露出笑容緩和情緒，但指腹拂過的面容幾乎和僵硬的屍體相仿，嘴角無法彎起任何一絲弧度。

只好退而求其次，深吸口氣，吐出。

呼出的二氧化碳被冷空氣化作白霧，和食物的熱氣交融在一起。余樂仰起頭，墊高腳。將凍紅的指尖放在眼前，焦急地眺望了接踵前進的人群頂上無數個腦袋。上齒像是虐待一般紮進唇內。

沒有一個是吳承鴻的腦袋。

發麻的腳步終究停在了大街中央。

往前走嗎？

余樂一點也不想，就像他一點也不想踏出房間門一樣，如果不是房內的空氣太過沉重，他也沒必要出門透氣。

往回走嗎？

別傻了。就算有能耐徒手敲破那扇看起來十分堅固的實心木門，那群人也會毫不猶豫的搬起家具把他擋在門外，他們一向是這種關係。

也許只會有寒冷及門內零散的嘻笑聲伴隨著他度過夜晚。

或也許教官會直接抓到夜遊的他，接著記上一支大過。

迷惘在他半睜起的瞳仁裡打轉，熱氣也是。有一瞬間險些連自己是誰也忘了。

橫衝直撞的人群仍舊擠著他移動，無頭蒼蠅似的。庸庸碌碌的，余樂想這可能是他討厭旅行的原因，笑著的他們和不笑的他都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什麼。

與其說迷途本身令他焦躁，不如說這樣的無所適從的狀態才令他反感。是故意的吧，那傢伙明明知道他一向不擅長來到這種場合。其實只是樂意看見他茫然的樣子，擅自決定所有事情……

只要沒有那傢伙，目前的自己就什麼也做不了。

而他仍然堅持著某些連自身也迷惑著的準則並將對方橫在對面。

有什麼不對？將責任和負擔一味的扔在並不需要熟稔的無關的人身上，就像過去在腦海裡演變過無數遍的，無數遍的話語一樣。是隻首啣尾的蛇，不斷重複的迴圈。

他是怎麼想的？

會靠近像他這樣的人的傢伙本身的某處也會是異常的。這樣的想法從過去的某日開始便一直籠罩著他。今後也依然故我的持續著就可以了，用簡單明瞭的二分法解決一切。

只要當時握住對方的手就不會令現在的自己陷入窘境，他卻依照慣常的處理方式，閃避對著方所提供的任何像是援助的舉動。

不，問題是為什麼吳承鴻不主動的握住他的手。看那張總笑得放肆的臉，鐵定知道——

余樂瞪視著自己的手掌，試著摘取紅色的糖失敗後連手指尖上也黏了許多。黏膩得好像連骨頭也能摘取下來的糖也讓他的幾根指頭相互黏在一塊了。

就跟他們一樣，他皺著眉扯開了手指。皮膚因疼痛而開始發紅。

看起來像附在表面，但在他的意識中其實已扯動了皮膚和那之下的筋肉，連最深處的骨骼也隨著搖顫。

余樂知道自己一向在意著無關緊要的問題。

那算什麼？他知道自己食量不大的，反覆問著『吃嗎』有什麼意義，彰顯存在感？

那早就不必了。

還是以無趣的神情望著鞋尖前那幾寸濕潤的表面，呼了口氣，終於抬起腳步。

如果能剪開眼底的迷惘，並丟棄掉，該會有多輕鬆？

「廢話。」嘴角邊出奇的泛起一絲笑容。將摘下的糖塞入面紙中，「能這麼想……」

就不是煩惱了。

肩頭已然被撞得生疼，余樂強迫自己擠過一個又一個陌生的臉孔，繼續令延續著曾經過各種場合、各式人們累積的氣味波及，層層疊疊地重複毆打著他的氣管和肺。

他踩裂了一支竹籤，半個保麗龍空碗，和一灘又一灘映著燈光的積水。

他在大街的開頭看到了他。

吳承鴻拎著幾個袋子，邊吃邊扔並往身邊的垃圾桶扔東西。藍色的運動外套已經沾上了複數、五彩繽紛的污漬，半張臉都埋在被炸油浸透了的紙袋中吃著看來就膩味的又一種小吃。

對方注意力明顯不在路面上，也不在人群中。甚至過了十數秒才用餘光散漫的對上了他的視線，緩慢而狼狽的抬起頭，尷尬地發出用作掩飾的笑聲。

「嗯？你在這裡啊。」

是你在這裡吧。

「我找你好久了，回去嗎？」

是騙人的吧。一看就是百般無聊的待在這裡，邊打發時間邊找東西吃。

一方面想著那迷路白癡甚麼時候才會出現，一方面快樂的吃著宵夜。這會是誰的想法？余樂沉默的低著頭，有些任性的甩著手臂扔出的紙團準確卡在了垃圾桶的邊緣，再滑落進去。

「余樂？」耳側的聲音相當困惑。隨後帶著油膩的味道，吳承鴻的手搭上了他的肩膀，宣揚著他自以為是的笑聲。「啊，我買了綠茶，半糖去冰，你沒帶錢包吧。」

「走了這麼久一定渴了吧，請你。」

微涼的塑膠杯輕輕貼上臉，余樂被驚的抬起了頭。

直直的對上了一雙笑得微彎，又好像有點歉意的眼睛。

像被絢爛的炸開了一樣。

是煙火，他覺得眼前有煙火。

千方百計的想讓自己能夠討厭對方，為此，準備了一個夜晚所堆積起的理由，為什麼在這個瞬間會如此的薄弱呢？搞什麼，對這種傢伙生起好感根本一點用也沒有。

但勞碌築起的厭惡感還是不可抵擋的如骨牌一般接連倒下。

為什麼呀？

情緒是，某種他暫時無法解讀的東西也是。那有可能許久以後依然故舊深厚的概念。

他連忙眯起眼，忽略嗡嗡作響的腦袋，奪過了那個飲料杯，「.....你要我喝到明天？」先聲奪人的對那大尺寸的杯子發起牢騷，並壓抑著嘴角邊那蠢蠢欲動，隨時就要上揚的細微弧度。

別笑呀，只不過是一杯20塊的飲料而已。

是這傢伙順手.....

「所以要回去嗎？我看你好像很累了。」肩膀上的手拍了拍，「現在回到飯店裡剛好11點，還可以再睡7個小時.....」吳承鴻默認著他就是要回去了，正揚起頭計算時間。

但余樂看到了他不斷偷瞄街裡斜坡上以卡車的形式販售著的手工披薩的雙眼。

「算了吧。」他的嘴擅自說著違心話，明明腳底板不斷發出抗議的機械音，腳踝痠麻得都快融化了。「回去我也睡不著。」

連雙眼眯得都快沒有縫了。

「你想去哪就去哪，反正有喝的，我去便利商店等你。」

「再一起回去。」

「我不想讓裡面的人幫忙開門。」

吞下了好幾個疲倦的呵欠，余樂沒有看向吳承鴻，而是擅自向旁撇開頭。

他很不意外的聽見了對方情緒高昂的回應，再也控制不住地露出笑容。

這是余樂第一次和勉強能稱得上是朋友的傢伙走在一起，他告訴自己只有這麼一次。旅行結束後，明早之後，一切就會回到正軌。

那是一個眾多壓抑與煩悶難得都被一抹喜悅給淹沒了的夜晚。

直至目前為止。